四年春正月辛丑南宮嘉德殿火二月壬申武庫火
夏四月甲寅河間孝王遷爲王五月有星孛于大辰
丁卯源陵長壽門火六月羌寇金城安定漢陽武威
殺吏民中郎將皇甫規討羌大破之先是涼州刺史
郭閎漢陽太守趙喜安定太守孫俊皆不任職倚恃
貴戚有司不敢糾規悉條奏其罪羌人聞之翕然乃
喜一時降者二十餘萬口徵拜議郎論功未畢常侍
左悺私求於規規執正不許悺遂以餘寇不絕收規
下獄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守闕訟規終不省規竟
坐論會赦復徵爲尚書頃之復爲中郎將討梁益叛

羌有功封喜城侯固讓不受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
初讖切梁氏謝病歸教授十餘年舉既誅旬月之間
禮辟五至皆不就公車徵乃起爲太山太守規好推
賢達士太傅陳蕃太尉楊秉長樂少府李膺太守張
奐皆規所教授致顯名於世秋八月關内侯以張掖
酒泉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曰臣聞善人者天地之
紀治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誕俊乂
爲陛下出當輔明時左右大業者也處士豫章徐稚
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
著于民聽宜登論道協亮天工終能翼宣威德增光
日月者也詔公車備禮徵皆辭疾不至稚字孺子豫
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衣不服非其力不
食恭儉義讓非禮不言所居服其德化道不拾遺陳
蕃嘗爲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稚爲之起既謁而
退蕃饋之粟受而分諸鄰里舉有道起家拜太原太
守皆不就諸公所辟雖不就其有死喪者負笈徒步
千里赴弔斗酒隻雞藉以白茅酹畢便退喪主不得
知也初稚少時遊國學中江夏黃瓊教授於家故稚
從之諸訪大義瓊後仕進位至三司稚絶不復交及
瓊薨當葬稚乃往赴弔進酹哀哭而去人莫知者時
天下名士四方遠近無不會者各言聞豫章徐孺子
來何不相見推問喪宰曰頃寧有書生來邪對曰先

時有一書生來衣麤薄而哭之哀不記姓字食曰必孺子也於是推選能言語者陳留茅季偉候與相見酤酒市肉稚爲飲食季偉請國家之事稚不答更問稼穡之家稚乃答之季偉還爲諸君說之或曰孔子云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稚其失人乎郭林宗曰不如君言也孺子之爲人也清絜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偉飲酒食肉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何不知之乎是時宦豎專政漢室侵亂林宗周旋京師誨誘不息稚以書誡之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遑寧處林宗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爲師

表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隱居靜處非義不行敬奉舊老訓導後進常與小弟季江俱行爲盜所劫欲殺其弟肱曰弟年稚弱父母所矜又未聘娶願自殺以濟家弟季江復言曰兄年德在前家之英俊何害之不如殺我我頑闇生無益於物沒不損於數乞自受戮以代兄命二人各爭死於路盜感且刃曰二君所謂義士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在席下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賊感之亦復不取肱以物已歷盜手因以付亭長委去舉有道方正皆不就棲閑字夏甫太傅安之玄孫自安至閎四世三公貴傾天下閎玄靜履眞不慕榮宦身安茅茨妻子御糟糠父

此處似脫去幾葉

爲彭城太守喪官閥兄弟五人常步行隨柩車號泣晝夜從叔逢隄並爲公輔前後贈遺一無所受二公忿之至於州府辟召州郡禮命皆不就韋著字休明京兆杜陵人隱居講授不修世務李暳字子雲頼川陽翟人少喪父事繼母繼母酷烈暳奉逾謹率妻子執勤苦不以爲怨暳身耕農以奉供養得四時珍玩未嘗不先拜而後進母鄉里有父母者宗其孝行以爲法度徵聘不應唯以奉親爲歡夏四月戊辰虎賁掖門火五月庚陵園火武陽蠻夷反車騎將軍馮緄討之緄上書曰夫勢得容姦伯夷可疑不得容姦盜跖可信樂羊伐中山反而語功文侯示以謗書一篋

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曰臣聞出郊之事將軍制之所以崇威信合事宜也即緄有嫌不當荷任即緄無嫌義不見疑樂羊戰國陪臣猶賴見信之主以全其功況唐虞之朝而有猜嫌之事哉緄設虛端以自阻衛爲臣不忠帝寢其奏穆又上書言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已來乃悉用宦者延平已來寖益貴盛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天下寵逼人主子弟親戚並荷職任放濫驕逸莫能禁御無行之徒媚求官爵恃勢驕寵漁食百姓臣以爲可皆遣罷率由舊章慱選天下清純之士達國體者以補其虛即陛下可爲堯舜

之君衆僚皆爲稷卨之臣矣上不從穆後復見口陳奏上不悅穆伏不起左右叱穆出於是宦者更共稱詔以詰讓穆憤憒激發疽而卒公卿以穆立節忠清守死善道宜蒙旌寵以勸忠勤乃追贈益州刺史穆字公叔南陽宛人初爲冀州刺史始濟河長吏解印去者四十餘人中常侍趙忠喪父殮爲璵璠玉匣穆下郡考正乃至發墓視屍其家稱冤自訴穆坐徵詣廷尉髡輸左校後得原歸家頃之朝臣多爲穆怨由是徵命議郎尚書十一月武陵蠻夷降

六年春正月戊午司徒种暠薨大鴻臚許栩爲司徒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父早亡有財三千萬暠皆以賑鄉里貧者當時豪貴莫不遂識知之年四十四縣始召爲門下吏時河南尹田歆外生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河南當舉六孝廉皆得貴人書命不宜相違欲以五副之自舉一清名堪成就者上以報國下以託子孫汝助我索之諶荅曰知臣莫若君君爲二千石當清察郡中詢于賢良諶安得知之歆曰郡中所送固凡庸耳欲因汝之明狀人之所不知而有奇者耳明日諶東出送客駐車太陽郭裏見暠還語歆曰爲君得孝廉矣問爲山澤荅曰洛陽門下吏也歆笑曰當得隱滯之吏乃洛陽夫耶荅曰夫異士不居山谷但其居處異耳德未必有也處人間而有異而人

不知已獨知之乃奇耳若不相信可召而與之言歎便於府召見於庭中詰問職事長吏所施行高分別具對皆有條理乃署主簿功曹舉孝廉由是知名二月戊戌大赦天下夏四月辛亥康陵東署大火秋七月甲午平陵園寢火十月上廣城校獵光祿勳陳蕃上書諫曰臣聞人主有事於苑囿唯西郊順時講武以殺屬助祭盡孝敬之道也違是則爲逸遊肆樂情意故皐陶誡舜曰無敢遊逸周公誡成王曰無盤遊于田虞舜成王猶有此誡況德不及二主者哉當今兵戎未戢是陛下焦心坐而待旦之時也而不以是乃揚旌旗之耀騁輿馬之觀非聖賢鄙民之意者也

上不納

七年春二月太尉黃瓊薨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清貞守正進止必以禮居宰相位廉平公正數納讜言爲朝廷所重上亦愍惜焉贈車騎將軍邵鄉侯印綬三月癸亥殤石于右扶風太常楊秉爲太尉是時中常侍侯覽貝瑗驕縱最甚選舉不實政以賄成秉奏覽等佞諂便辟竊國權柄召樹姦黨賊害忠良請免官理罪奏尚書詰椽曰夫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左右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便對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失禮申屠嘉召而責讓文帝從而請之漢故事三

公鼎司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上不得已乃免覽官
瑗削國事於是奏免刺史郡守已下六十餘人皆民
之蠹也夏四月乙丑封皇后弟鄧康爲育陽侯秋九
月武陵蠻夷叛寇掠數郡荆州刺史度尚討之將戰
召尚治中別駕曰今後無轉輸前有強敵吏士捷獲
已多緩之則不肯力戰急之則事情切迫潛有逃竄
今與諸君俱處虎口勝則功成敗則無餘爲之奈何
諸從事者莫知所出尚宣言曰今兵實少未可進當
復須諸郡兵至且各休息聽其射獵軍中喜踊大小
皆出尚密呼所親燔其積聚獵者還莫不涕泣尚使
人慰勞曰蠻人多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

亡何足介意其明旦秣馬蓐食徑赴城屯賊見尚晏
然不圖其吏士憤激遂赴殄之封右尚鄉侯除一子
爲郎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初爲上虞長糾摘姦
伏縣中謂之神明擢門下書佐朱俊謂之幹世之才
俊後顯名終如尚言縣有孝女曹娥年十四父盱溺
於江不得尸娥號慕不已遂赴江而死前後長吏莫
有紀者尚至官改葬娥樹碑表墓以彰孝行縣民故
洛陽市長淳于翼學問淵深大儒舊名常隱於田里
希見長吏尚往候之晨到其門翼不即相見主簿曰
還不聽停車待之翼晡乃見尚尚宗其道德極談乃
退其優賢表善皆類此也冬十月行幸章陵祠舊宅

遂有事於陵廟戊辰行幸於雲夢臨水祠湖陽新野公主張敬侯魯哀公廟是時勃海王悝驕慢僭侈不奉法度見上無子陰有嗣漢之望北軍中候史弼上疏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之雖隆必示之以威禮寵之雖貴必示之以法度如是則和親之道興骨肉之情固昔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二弟階寵卒用悖慢周有揩蕩之禍漢有袁盎之變竊聞勃海王悝恃至親之屬藉偏私之愛有僭慢之心頗不用制度外聚輕薄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群居皆家之棄子朝之斥臣有口無行必有羊勝伍被之類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寬仁隆於友于之義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議於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主無傷親之議勃海長有享國之祚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道矣上以至親不問其事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歷職忠謇無所傾撓自尚書爲平原太守詔書下諸郡察黨人時所在怖懼皆有所舉多至數千人弼獨上言無黨人從事主者坐問責曰詔書懲嫉黨人懇極至諸郡皆有平原何獨無弼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爲九壤物土不同風俗亦異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趨諾

詔書誣陷良善平原之人皆爲黨乎從事大怒奏弼
罪以贖免遷河東太守弼初至鄉勑門下有請一無
所通常侍候覽遣諸生齎書求假鹽稅及有所屬門
長不爲通生詐稱自言者以見弼弼怒收付獄即日
考殺之覽後以誣弼謗誹朝政徵詣廷尉論棄市平
原吏民走詣闕訟弼得減死一等刑竟歸田里後數
爲公卿所薦拜彭城相爲政務抑豪強雖有縱放然
豪右歛手小民有罪率多恩貸
八年春正月使中常侍左悺之苦祠老子上始好神
仙之事勃海王悝謀反徙爲定陶王丙申晦日有蝕
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河南劉淑對曰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夫
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通君臣通則仁義立
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夫吉凶在人水旱由
政故勢在臣下則地震坤裂下情不通則日月失明
百姓怨恨則水旱暴興主上驕盈則澤不下流由此
觀之君其綱也臣其紀也綱紀整則萬目張君臣正
則萬國理故能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兄愛弟順如此
則陰陽風雨時萬物得所矣癸未廢皇后鄧氏后驕
忌喜與上所幸郭貴人更相譖訴由是故以廢憂死
親屬皆免歸本郡三月辛巳大赦天下夏四月丁巳
壞諸淫祀壬戌河水清五月丙戌太尉楊秉薨秉字

叔節少傳父業隱居教授三十餘年乃應司空之命
稍遷刺史二千石所歷皆有政迹雖三公之子經歷
州郡常布衣蔬食老而不改在公卿位朝廷每有得
失便盡心正諫退而削草雖子弟不知也秉不飲酒
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明稱嘗曰我有三不
惑財酒色有子曰賜亦顯行儒行六月匈奴寇邊郎
將度尚擊之九月京師地震冬十月丙寅太中大夫
陳蕃爲太尉蕃讓曰不僭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
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文武兼資
折衝萬里臣不如弛刑司隸李膺上不許蕃又上書
曰臣聞昔齊桓公任管仲將正諸侯先爲政令令寇

賊在外四肢之疾耳臣竊寢不能寐食不能飽憂陛
下內政未治忠言日疎前梁冀五侯弄權天啓陛下
收而戮之當時天下號爲小清其前監未遠旋起覆
車之軌矣往年地動日蝕火災皆陰盛之應願陛下
割塞左右豫政之原引納尚書朝省之事簡練高潔
斥退佞邪如此則天和於上地洽於下矣從陛下踐
祚已來大臣誰敢舉左右之罪往者申屠嘉召鄧通
文帝遣詣嘉府乃從而請之三公之職何所不統但
令左右驕恣欲令三公不得舉筆臣蕃今擢自閭闇
特爲陛下日月所照奈何受恩如臣而當避難苟生
不敢正言陛下雖厭臣毒言人主有自勉強奏書上

不悅愈以疾蕃辛巳立皇后竇氏初憲之誅家屬廢
爲庶民武字游平少有學行常閑居大澤不交世務
諸生自遠方來授業百餘人名聞關西武生五男二
女長男紹次機次恪長女妙即后也上以武三輔大
族武有盛名后入掖庭逾月立爲皇后武甚不樂與
疾至京師拜武爲特進城門校尉封槐里侯紹爲虎
賁中郎將武乃稱疾篤固辭爵位勃海盜賊蓋登自
稱太上皇帝伏誅十二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祀老
子

九年春正月沛國盜賊戴異自稱上皇帝伏誅辛酉
太常胡廣爲司徒三月辛巳京師夜有火光轉相驚

譌夏四月庚午河水清平原人襄楷詣闕上書曰臣
聞天不言者以文象設教臣竊見往年五月熒惑入
紫微犯帝座其閏月太白犯房心於占天子凶三月
洛陽城中夜無故云火光人聲正誼於占天子當之春夏已來皆有繁霜皆用刑酷急不當
罪使之然也自陛下即位已來誅寇氏孫氏鄧氏其
從坐者非一李雲之死天下知其冤也自漢興已來
未有諫主被誅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昔文王能以一
妻享十子之祚今陛下宮女千人不如文王之一妻
者明刑重而無德也臣聞布穀聞於孟夏蟋蟀吟於
始秋物有微而至信人有賤而必忠臣雖極賤思効

愚誠願賜清閑極盡所言上即詔尚書召問揩曰臣聞古者本無宦臣孝武末春秋高數遊後宮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孝順帝時遂益昌熾也按天市内宦者四星不在太微中而在市中明宦者但當侍坐得預内令乃處古常伯之位決謀於中傾動内外恐非天意也天子以揩章及對下有司尚書奏自古有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爲大謁者佐絳侯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今揩不陳損益而務析言破律違背經義僞託神靈於是論揩司寇戊寅特進竇武爲大將軍武移病洛陽都亭固讓至于數十詔公車勿復通章武惶恐不得已就職在公肅而不猛其所交友若陳仲舉李元禮等皆爲之論議而訪政事焉妻子惡衣食車馬苟全而已卑身正己率宗族内外僮僕莫敢違法者六月庚午祀老子濯龍中用夜郊而樂鮮卑烏孫寇邊匈奴中郎將張奐擊降之自是宦者專權在位子弟親屬及苟進之士連結依附以取榮寵乘勢肆意陵暴天下於是善人君子懼人倫壞廢憤忘難初陽翟令張輿黃門張讓弟也多殺無辜贓餘千金李膺初爲河南尹收輿考殺之尚書詰膺曰尹視事無幾而多殺伐乎膺對曰昔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今臣列官已積二旬私懼稽留爲僭反獲速疾之譏膺受之

懇以闕聖聽自知罪死期不旋踵然臣愚計乞留五月赴殄元惡然後退就湯鑊始生之願也上不省論輸左校頃之起家爲司隸校尉振網直繩多所摧殪河東太守單安河内太守徐盛中常侍單超徐璜之弟也懇寵干紀瀆貨害政沛國朱寓嘗爲司隸校尉奏安盛曰此等皆官豎昆叔刀鋸之餘橫蒙恩私剖符三河不能思展命力以荅天地敢張豺狼之口吞噬百姓之命罪深豐重人鬼同疾臣衙命操斤翦其兇醜輒考核贓罪事皆伏上詔安盛廷尉治罪汝南人范滂字孟博郡召爲功曹即駕衣就車急痛於時也進善退惡風教肅然即中不便者咸共疾之所舉者謂之朋黨後爲太尉黃瓊所辟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受詔巡州百姓聞滂名其有贓汙未發者皆解印綬去滂舉刺史二千石二十餘人罪惡者皆權豪之黨也尚書詰滂曰所舉無乃猥多恐有冤疑其更詳核勿拘於前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饕穢姦罪豈以汙臣簡札臣以會日促迫故先舉所聞其未審者方當參實以除凶類臣聞農勤於除草故穀稼豐茂忠臣務在除姦故令德道長滂覩時方艱難知其志不行乃投刺而去於是人耻懼懷謀害正矣山陽人張儉字元節以正直知州舉秀才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太守翟超臨郡請爲東部督郵伶解巾應

考異引

之儉舉劾中常侍侯覽前後請奪民田三百餘頃第舍十六區皆高樓四周連閣洞殿馳道周旋類於宮省豫作壽塚石椁雙闕高十餘丈以准陵廟破人家居發掘塚墓及虜掠良人妻婦女皆應沒入儉比上書爲覽所遮截卒不得上儉行亦至平陵逢覽母乘軒道從盈衢儉官屬呵不避路儉按劒怒曰何等女子干督郵此非賊邪使吏卒收覽母殺之追擒覽家屬賓客死者百餘人皆僵尸道路伐其園宅井堙木刊雞犬器物悉無餘類覽素佞行稱冤於上曰母及親屬無罪橫爲儉所殘害皆大將軍竇武前太尉范滂等訕上以儉郡吏不先請奏擅殺無辜徵付廷尉詔收儉儉乃忘命逃竄吏捕之急儉與魯國孔褒有舊後事發覺儉走至東萊李篤家督郵毛欽操兵至篤家引欽就席曰明廷何爲枉駕自屈欽曰張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入君門是以來耳篤曰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欽因起撫篤背曰遽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爲仁義柰何獨專美邪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道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送入漁陽出塞得免其所經歷子然之徒皆伏誅儉親屬內外並皆滅盡於是佞幸內憾媚上思報矣初河內張成道術士也知當大赦使女殺人李膺之爲司隸收成殺之是秋覽等教成弟子

牢順上書曰司隸李膺御史中丞陳蕃汝南范滂潁
川杜密南陽岑晊等相與結爲黨誹謗朝廷迫脅公
卿自相薦舉三桓專魯六卿分晉政在大夫春秋所
譏九月詔收膺等三百餘人其逋逃不獲者懸千金
以購之使者相望於道遂其所連及死者不可勝數而
黨人之議始於此矣上使中常侍王甫治黨事太尉
陳蕃曰所考者皆憂國患時當官不橈是何罪而乃
爾邪不肯署名上不從遂皆下獄獄吏曰諸人入獄
者當祭皐陶酒范滂曰皐陶古之直臣如滂無罪當
理滂於天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聞之皆不祭膺
等皆三木囊頭伏於階下王甫次在後因越前對問
曰合黨連群必有盟誓其所圖謀皆何等邪悉以情
對滂曰竊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欲使善善齊其清惡惡同其汗謂王政之所願聞不
悟反以爲黨王甫曰卿輩皆相扳舉迭爲脣齒其不
合則見排擯非黨而何滂乃仰天曰古之修善自求
多福今之修善乃陷大戮死之日願賜一爵簿埋滂
於首陽山側上不負於皇天下不愧於伯夷叔齊甫
爲之改容即解桎梏去囊頭尚書霍諝以爲黨事無
驗表諫赦之皆歸田里滂發京師道路迎者數千人
滂謂友人殷仲子黃子敬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
遂逃歸鄉里焉陳留人夏馥字子治貧樂道而不求

當世郡内多豪族奢而薄德未嘗過門躬耕澤畔以經書自娛由是爲豪勢所非而馥志業逾固爲海内所稱諸府交辟天子玄纁徵皆不就嘗奔喪經洛陽歷太學門諸生曰此太學門也馥曰東野生希遊帝主之庭徑去不復顧鄉聞而追之不得而見也黨事之興馥名在捕中馥乃髡鬀髮易姓名匿迹遠竄爲人傭賃馥弟靜駕車馬載綃餉之於淦陽縣客舍見馥顏色毀悴不能復識也聞其聲乃覺之起向之拜馥避之不與言夜至馥所呼靜語曰吾疾惡邪佞不交通以此獲罪所以不耻飢寒者求全身也柰何載禍相餉也明旦各遂別去以獲免於是袁閎築室於

庭日於室中東向拜母去前後門戶及母喪亦不制服位如此十五年卒以壽終是時太學生三萬餘人皆推先陳蕃李膺被服其行由是學生同聲競爲高論上議執政下譏鄉士范滂岑晊之徒仰其風而扇之於是天下翕然以臧否爲談名行善惡託以謠言曰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禮公卿以下皆畏莫不側席又爲三君之冠王暢李膺爲八俊之八元八凱也陳蕃爲三君之冠王暢李膺爲八俊之首海内諸爲名節志義者皆附其風膺等雖免廢名逾盛希之者唯恐不及涉其流者時雖免黜未及家公府州郡爭禮命之申屠蟠嘗遊太學退而告人曰

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爭爲擁彗先驅卒有坑儒之禍今之謂矣及乃絶迹於梁碭之間居三年而涛及難

袁宏曰夫人生合天地之道感於事動性之用也故動用萬方參差百品莫不順乎道本乎情性者也是以爲道者清淨無爲少思少欲沖其心而守之雖爵以萬乘養以天下不榮也爲德者言而不華默而有信推誠而行之不愧於鬼神而況於天下乎爲仁者博施兼愛崇善濟物得其志而中心傾之然忘已以爲千載一時也爲義者潔軌迹崇名教遇其節而明之雖殺身糜軀猶未悔也故因其所弘則謂之風節其所託則謂之流自風而觀則同異之趣可得而見以流而尋則好惡之心於是乎區別是以古先哲王必節順群風而導物爲流之途而各使自盡其業故能班叙萬物之才以成務經綸王略直道而行者也中古陵遲斯道替矣上之才不能以至公御物率以所好求物下之人不能博通爲善必以合時爲貴故一方通而群方塞矣夫好惡通塞萬物之情也背異且猶不免而況常人乎故欲傾同世俗之心也中智已進之士斐然向風相與矯性違真以徇一時之好故所去不必同而不敢異則風俗遷矣春秋之時禮樂征伐霸者迭興以義相持故道德仁義之風往往不

絶雖文辭音制漸相祖習然憲章軌儀先王之餘也戰國縱横強弱相陵臣主側席憂在危亡不曠日持久以延名業之士而折節吐誠以招救溺之賓故有開一說而饗執珪起徒步而登卿相而遊說之風盛矣高祖之興草創大倫解赭衣而爲將相舍介冑而居廟堂皆風雲豪傑屈起壯夫非有師友淵深可得而觀徒以氣勇武功彰於天下而任俠之風盛矣逮乎元戌明章之間尊師稽古賓禮儒術故人重其學各見是其業徒守一家之說以爭異同之辯而守文之風盛矣自茲以降主失其權閹豎當朝佞邪在位忠義之士發憤忘難以明邪正之道而肆直之風盛矣夫排憂患釋疑慮論形勢測虛實則遊說之風有益於時矣然猶尚譎詐明去就間君臣踈骨肉使天下之人專俟利害弊亦大矣輕貨財重信義憂人之急濟人之險則任俠之風有益於時矣然豎私惠要名譽感意氣讎睚眦使天下之人輕犯叙之權弊亦大矣執誠說修規矩責名實殊等分則守文之風有益於時矣然立同異結朋黨信偏學誣道理使天下之人奔走爭競弊亦大矣崇君親黨忠賢絜名行厲風俗則肆直之風有益於時矣然定臧否窮是非觸萬乘陵卿相使天下之人自置於必死之地弊亦大矣古之爲政必置三公以論道德樹六卿以議庶事

百司箴規諷諫閭閻講肄以修明業於是觀行於鄉
閭察議於親隣舉禮於朝廷考績於所蒞使言足以
宣彼我而不至於辯也義足以通物心而不至於爲
佞也學足以通古今而不至於爲文也直足以明正
順而不至於爲狂也野不議朝處不談務少不論長
賤不辯貴先王之教也傳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天
下有道庶人不議此之謂矣苟失斯道庶人干政權
移於下物競所能人輕其死所以亂也至乃夏馥毀
形以免死袁閎滅禮以自全豈不哀哉時諸黃門無
功而侯者大將軍竇武上表曰陛下即位以來梁孫
[illegible]宅貴戚專勢侵逼公卿略驅吏民惡熟罪深或誅
滅相續以常侍黃門竊弄王命欺罔競行謗讟爭入
如忠臣李固杜喬在朝必竭忠奉之節覺其姦萌因
造妖言陷之禍門陛下不察加以大戮寃感皇天痛
入后土賢愚悲悼小大傷摧固等既歿宦黨受封快
兇慝之心張豺狼之口天下咸言直如弦死道邊曲
如鉤封公侯謠言之作正爲於此陛下違漢舊典謂
必可行自造制度妄爵非人今朝廷日衰姦臣專政
臣恐有胡亥之難在於不久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臣
實懷愚不憚讐言使身死名著碎體糞土薦肉狐鼠
猶生之年雖尊官厚祿不以易之也謹冒死陳得失
之要凡七十餘條伏惟陛下深思臣言束骸候誅武

數進忠言辭旨懇惻李膺等被赦由武申救之也
永
光和元年春正月西羌寇三輔夫餘夷王寇玄菟夏
四月中郎將張奐以南單于車兒不能治國事上言
更立左鹿蠡王都紺爲單于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
一心同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廷攝部落五月壬子
晦日有蝕之六月甲寅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各
一人賴川荀爽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德孝漢
之誼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故漢制使天下皆講孝
經選吏能舉孝廉蓋以孝爲務也夫喪親自盡孝之
終也今二千石不得終三年喪恐非所以爲孝道而
稱火德也頃者亂嗣數乏本枝不繁其咎未必不由
此往者孝文勞謙自約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
月此謂夷惠激俗適身而已不可貫之萬世後爲嗣
德者也雖古今損益未能諒陰可存其禮以示天下
又公卿二千石皆輔主宣化政之本也而使不赴父
母之喪人義替矣春秋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
使不爲民或爲之是以加罰假若上之所爲而民亦
爲之向其化也又何誅焉假使大臣皆不行三年之
喪何以責之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可
如舊禮以美風俗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
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故夫婦之始王教
之端也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書曰釐降二女

于嫣汭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婦道於虞氏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侯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失陽唱之義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今誠改尚主之制稱尊卑之性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是以萬物各得其叙矣書奏爽即棄去之庚子赦天下秋八月黃龍見巴郡初民就池浴相戲曰此中有黃龍因流行民間太守上言時史以書帝紀是時政治衰缺所居多言瑞應皆此類也本志曰瑞興非時則爲妖孽爲言雖虛此爲龍孽也冬十月壬戌南宮平城內屋壞十二月丁丑帝崩于德陽殿初河間孝王生解瀆亭侯淑淑生萇萇生宏帝崩無嗣大將軍竇武召御史劉儵儵儵盛稱宏於武武與太后定策禁中太后詔曰大行皇帝德配天地光照上下不獲亂嗣之祚早棄萬國朕憂心摧傷追覽前代法王后無適即擇賢六親考德叙才莫若解瀆亭侯宏年十有二疑然有周成之質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其以宏爲行皇帝嗣使光祿大夫劉儵持節之國奉迎

後漢孝靈皇帝紀上卷第二十三　袁宏

建寧元年春正月己亥上徵至大將軍竇武持節迎于夏門亭庚子即皇帝位以太尉陳蕃爲太傅以將軍竇武爲司徒胡廣録尚書事詔曰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納爲允謇諤之節宣于本朝朕初踐祚親授策命忠篤之性老而彌純其封蕃爲高陽侯固讓不受章十餘上乃許三月辛丑葬孝桓皇帝于宣陵庚午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孝悌力田帛各有差夏四月甲午追尊祖解瀆亭侯淑爲孝元皇帝考嗣侯萇爲孝仁皇帝妃董姬爲慎園貴人戊辰以長樂衛尉王暢爲司空五月丁未朔日有蝕之六月癸巳録定策

功封竇武曹節等十一人爲列侯八月司空王暢以
災異策罷宗正劉寵爲司空暢字叔茂太尉龔之子
也初暢爲南陽太守下車之後設禁令明賞罰太守下車之後
而故犯法者發屋伐樹塞井移竈豪強戰慄晏開早
閉功曹張敞諫曰蓋聞諸經典殷湯開三面之網而
四方歸仁武王除炮烙之刑而天下咸服高祖創業
約法三章孝文寬刑號稱太宗若夫卓茂文翁之徒
皆去嚴刻務崇温和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
後三光明於上民物和於下愚謂舜舉皐陶不仁者
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治民在德不在於刑暢於是
崇寬慎刑旌賢表德暢以郡俗奢富欲約已以矯之
乃衣大布坐羊皮車厩馬羸弊而不改之同郡劉表
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蓋聞奢不僭上儉不逼
下守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清不暴鱗濁不汙泥遽
伯玉耻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
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世暢荅曰昔公儀休在魯
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披裘刈薪夫以約
失之者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雖
以不德敢慕高風且以矯俗也太后新攝政政之巨
細多委陳蕃竇武同心戮力以奬王室徵用天下名
士黎政事於是天下英俊知其風指莫不人人延頸
相望太平其後中常侍曹節與上乳母趙嬈求謁於

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每諫不許
會有日蝕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爲石顯所殺李
杜禍及妻子有一石顯望之尚爲之死況數十人邪
趙夫人旦夕亂政其患最甚蕃以餘年請爲將軍除
之因災之變以除佞臣誰曰不可武亦謀之深納蕃
言乃言之於太后太后曰故事內官但典門戶給事左右
而已今乃參政事貴顯朝廷父子兄弟並在列位天
下匈匈多以爲患今可悉除之太后曰此皆天所生
漢元以來世世用事國之舊典何可廢也但誅其惡
耳武性詳重疑而未決是時太白犯上將星又入太
微侍中劉瑜素善天文與蕃書曰星辰錯亂不利大

臣前所謀者事宜速斷之蕃武得書將發然是以朱
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武奏收中常侍曹節
長樂食監王甫等使侍中劉瑜內其奏謀頗泄漏節
等乃竊發瑜奏且知其事節曰前先帝宮人嫁武父
子載取之各且十餘人此大罪也身自不正何以正
人中黃門朱寓曰其中放縱者罪當誅耳我曹何罪
乃與等輩十餘人結誅武等是夜矯詔以王甫爲黃
門令持節誅尚書令尹勳因共脅太后取璽綬九月
辛亥節請帝御前殿召公卿百官易拜司隸校尉河
南尹遣中謁者分守南北宮節稱詔收大將軍竇武
武不受詔與子紹將北宮二千人屯洛陽都亭太傅

陳蕃聞起兵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到承明門使者不內曰公未被詔召何得勒兵入宮蕃曰趙鞅專兵向宮以逐君側之惡春秋義之有使者出開門蕃到尚書門正色曰大將軍竇武忠以衛國黃門常侍無道欲誣忠良邪黃門王甫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又設樂飲讌多取掖庭宮人旬日之間資財巨萬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劒士收蕃蕃聲逾厲辭氣不橈遂送蕃北寺獄節又稱詔以少府周靜行車騎軍與匈奴中郎將張奐于甫持節共以討武等與武陳兵於闕下甫令其軍曰黃門常侍反逆無

道何盡隨之反乎先降有重賞中官執勢久士皆畏之於是免武兵數十人者各爲部歸於甫軍自旦至食時兵降且盡武自殺紹等走靖等皆斬紹弟機親族賓客悉誅之蕃亦被害妻子徙日南皇太后遷于雲臺於是自公卿以下嘗爲蕃武所舉皆免官禁錮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初索閎爲郡功曹舉蕃以自代曰陳蕃有匡弼之才不可久屈宜以禮致之於是爲郡功曹舉賢良方正皆不就桓帝初招延俊乂徵拜爲議郎起署爲尚書稍遷九卿初爲豫章太守獨設一榻以候徐孺子餘人不得而接其高簡亮正皆此類也丙辰司徒胡廣爲太傅録尚書事司空劉寵

爲司徒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初爲會稽太守正身
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數老父
年各八十餘居若邪山下去郡十里聞寵當遷相率
共往送寵人齎百錢寵見老父曰何乃自苦來邪對
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他時吏發不去民間或
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吏稀至民間
狗不夜吠老值聖化今聞當見棄故自力來送寵曰
吾何能及公耶甚勤苦父老爲選一大錢受之故會
稽號爲取一錢其清如此薄衣服弊車馬其與人交
恂恂然在朝廷正色不可干以私閉門靜居不接賓
客教誨子孫而已改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封曹節十
八人爲列侯討陳寔之功也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
鮮卑犯幽州殺略吏民自此已後無歲不犯塞陳寔
之誅海內冤之曹節善招禮名賢以衛其罪乃言於
帝就拜姜肱爲犍爲太守韋著爲東海相招書迫切
脇浮海遁逃卒不屈去著不得已遂解巾臨郡爲政
任威刑妻子放恣爲受罰家所告輸左校刑音歸
鄉里爲姦人所殺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迎慎國董貴人幸南宮
嘉德殿二月巳巳尊董貴人爲孝文皇后后置永宮
如匽貴人之禮貴人河間人配解瀆侯萇生帝后兄
子重爲五官中郎將夏四月壬辰青蛇見御座殿軒

癸巳大風折木詔群臣各上封事靡有所諱議郎謝弼上疏曰蓋聞虵者女子之祥也皇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所致于皇太后定策帷幄援立陛下雖父兄不軌非皇太后之罪陛下當以其誅滅之故特加慰釋之念而反隔絶靡有朝問之禮大虧孝道不可以示四方昔周襄王不能事母夷狄交侵天命去之遂陵遲不復興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孝桓皇帝爲父豈得不以皇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斥候兵革鋒起非孝無以濟之願陛下上以堯舜爲法下以襄王爲戒無令皇后憂愁於北宮一旦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乎又匈奴中郎將張奐上書曰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木者火之本相須乃明虵者屈伸隱顯似龍順至爲休徵逆來爲災殃故大將軍竇武忠肅恭儉有援立之功太傅陳蕃敦方抗直夙夜匪懈一旦被誅天下驚怛海内嘿嘿莫不哀心昔周公既薨成王葬不具禮天乃大風偃木折樹成王發書感悟備禮改葬天乃立反風其木樹盡起今宜改葬蕃武選其家屬諸被禁錮一宜蠲除則災變可消昇平可致也天子雖知奐言是然迫於節等不得從之中官惡謝弼出爲陵府丞郡縣承旨以他罪死獄中張奐字然明燉煌酒泉人少與安定皇甫規俱顯當世而奐又

與規善初奐爲梁冀所辟冀被誅奐廢錮衆人莫敢爲言唯規數薦奐由是爲武威太守渡遼將軍幽并清淨吏民歌之徵拜大司農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奐讓不受願徙戶華陰舊制邊民不得內徙唯奐因功得聽故奐始爲弘農人建寧初奐新至未除會陳寔之事中嘗侍曹節等承制使奐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蓋下獄死義士以此非奐然素立清節當可否之間雖禦不敢奪也後以黨事免官禁錮河東太守董卓慕其名使兄遺奐縑百匹奐不受知卓有姦兇之心遂與絕至於朋友之饋雖車馬不辭也時被黨錮者多不守靜或徙或死唯奐杜門不出養徒著書矣六月司徒劉寵爲太尉九月江夏丹陽蠻夷反李膺等以赦獲免而黨人之名書在王府詔書每下輒伸黨人之禁陳寔當朝後親而用之皆勤王政而盡心力拔忠賢而疾邪佞陳寔已誅中官逾專威勢既息陳寔之黨又懼善人謀己乃諷有司奏諸錮黨者請下州郡考治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錮黨對曰錮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而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群輩欲爲不軌上曰黨人而爲不軌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於是故司空王暢太常趙典大司空劉祐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尚書荀緄朱寓魏朗侍中劉淑劉瑜左中郎

將丁栩頻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議郎劉儒故掾范
滂皆下獄誅皆民望也其餘死者百餘人天下聞之
莫不垂泣

袁宏曰夫稱至治者非貴其無亂貴萬物得所而不
失其情也言善教者非貴其無害也貴性理不傷性
命咸遂也故治之興所以道通群心在乎萬物之生
也古之聖人知其如此故作爲名教平章天下天下
既寧萬物之生全也保生遂性久而安之故名教之
益萬物之情大也當其治隆則資教以全生及其不
足則立身以重教然則教也者存亡之所由也夫道
衰則教虧幸免同乎苟生教重則道存滅身不爲徒
死所以固名教也汙隆者世時之盛衰也所以亂而
治理不盡世弊而教道不絕者任教之人存也夫稱
誠而動以理爲心此情存乎名教者也內不忘已以
爲身此利名教者也情於名教者少故道深於千載
利名教者衆故道顯於當年蓋濃薄之誠異而遠近
之義殊也統體而觀斯利名教之所取也鄉人謂李
膺曰可逃之乎膺歎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
也吾年已七十禍自己招復何避乎詔書至汝南督
郵吳道悲泣不忍出縣中不知所爲范滂聞之曰督
郵何泣哉此必爲吾也徑詣縣獄縣令郭揖見滂曰
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何敢彰罪於君使禍及

老母滂與母訣曰滂承順教訓不能保全其身得下奉亡君於九泉亦其願也母曰爾得李杜齊名吾復何恨三君八雋之死郭泰私爲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少孤養母年二十爲縣小吏喟然嘆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乃言於母欲就師問母對之曰無資奈何林宗曰無用資爲遂辭母而行至成皐屈伯彥精廬并日而食衣不蓋形人不堪其憂林宗不改其樂三年之後藝兼游夏同邑宋仲字雋有高才諷書日萬言與相友善閒居逍遥泰謂仲曰蓋昔之君子會友輔仁夫周而不比群而不黨皆始於將順終于匡救濟俗變教隆化之道也於是仰慕仲尼俯則孟軻周流華夏採褚幽滯泰始中至京師陳留人符融見而嘆曰高雅奇偉達見清理行不苟合言不夸毗此異士也言之於河南尹李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友而親之陳留人韓卓有知人之鑒融見原以已言告之卓曰此太原士也他日又以泰言告之卓曰四海內士也吾將見之於是驟見泰謂融曰此子神氣沖和言合規矩高才妙識罕見其倫陳留蒲亭亭長仇香年已長矣泰見香在而言之明日起朝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陳留

茅容年四十矣親耕隴畆避雨樹下衆人悉踐蹲容獨釐膝危坐泰奇其異請問舍所在因寄宿容明旦殺鷄作食泰謂之爲已也容分半食毋餘半度置自與泰素飡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泰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學問卒成盛德嘗止陳國文孝童子魏昭求入其房供給灑掃泰曰年少當精義書曷爲來近我乎昭曰蓋聞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泰美其言聽與共止嘗不佳夜後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一呵之曰爲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爲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姿無變容顏色殊悅泰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鉅鹿孟敏字叔達客居太原未有知名叔達曾至市買甑荷擔墮地徑去不顧時適遇林宗林宗異而問之甑破可惜何以不顧叔達曰甑既已破視之無益林宗以爲有分決與之言知其德性謂必爲善士勸使讀書游學十年知名當世其宗人犯法恐至大辟父老令至縣請之叔達曰犯法當死不應死自活此明理也何請之有父老董敦之曰儻其死者此大事也柰何以宜適而不受邪叔達不得已乃行見楊氏令不言而退令曰孟徵君高雅絕世雖其不言吾爲原之矣初汝南袁閎盛名蓋世泰見

之不宿而退汝南黃憲邦邑有聲天下未重泰見之
數日乃去薛恭祖曰聞足下見袁奉高車不停軌鑾
不輟軛從黃叔度乃彌日信宿非其望也林宗答曰
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易挹叔度汪汪如萬頃之
波澄之而不清撓之而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雖
住稽留不亦可乎由是憲名重於海內初泰嘗止陳
留學宮學生左原犯事斥逐泰具酒食勞原於路側
謂之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大盜殷干木晉國之大駔
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且遽伯玉顏子淵猶有過
誰能無乎慎勿恨之責躬而已或曰何爲禮慰小人
泰曰諸君黜人不託以黎蒸無有掩惡含垢之義人

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吾懼其致害故訓之後原結
客謀構已者至期曰林宗在此負其前言於是去後
事發露衆人咸自以蒙更生之賜於泰泰謂濟陰黃
元艾曰卿高才絶人足爲偉器然年過四十名聲著
矣於此際當自臣持不然將失之矣元艾笑曰但恐
才力不然至此年矣若如所勑敢自克保庶不有累
也林宗曰吾言方驗卿其慎之元艾聲聞遂隆後見
司徒袁隗隗歎其英異曰若索女壻如此善矣有人
以隗言告元艾又自生意謂之曰袁公有女得無欲
嫁與卿乎元艾婦夏侯氏父毋曰婦人見去當分釵斷帶請
索隗女也夏侯氏有三便遣歸家將黜之更

還之遂還元艾爲主人請親屬及賓客二十餘人夏
侯氏便於座中攘臂大呼數元艾隱慝穢惡十五事
曰吾早欲棄卿去而情所未忍耳今反黜我遂越席
而去元艾諸事悉發露由此之故廢棄當世其弘明
善惡皆此類也後遭母憂喪過于哀徐孺子荷擔來
弔以生芻一束頓廬前既唁而退或問此誰也林宗
曰南州高士徐孺子者其人諸生吾不堪其喻也鉅
鹿孫威直來弔既而介休賈子扈亦來弔林宗受之
威直不辭而去門人告之林宗遣人追之曰何去之
疾也威直曰君天下名士門無雜賓而受惡人之唁
誠失其所望是以去耳林宗曰宜先相問何以便去

邪鄉里賈子序者實有匈險之行爲國人所棄聞我
遭喪而洗心來弔此亦未被大道之訓而有修善之
志也吾故受之若其遂變化者棄損物更爲貴用如
其不然不保其往也且仲尼不逆互鄉柰何使我拒
子序也子序聞之更自革修終成善人其善誘皆此
類也其所提拔在無聞之中若陳元龍何伯求終成
秀異者六十餘人其所臨官若陳仲弓夏子治者十
餘人皆名德也石雲考從容謂宋子俊曰吾與子不
及郭生譬諸由賜不敢望回也今卿言稱宋郭此河
西之人疑卜商於夫子者也若遇曾參之詰何辭以
對乎子俊曰魯人謂仲尼東家丘蕩蕩體大民不能

名子所明也陳子禽以子貢賢於仲尼淺見之言故然有定邪吾嘗與杜周甫論林宗之德也清高明雅英達瓌瑋學問淵深妙有俊才然其愷悌玄澹格量高俊含弘博恕忠粹篤誠非今之人三代士也漢元以來未見其匹也周甫深以爲然此乃宋仲之師表也子何言哉於是勸林宗仕泰曰不然也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卦在明夷爻直勿用之象潛居利貞之秋也猶恐滄海橫流吾其魚也吾將巖棲歸神咀嚼元氣以修伯陽彭祖之術爲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者遂辭王公之命闔門教授泰身長八尺儀貌魁岸善談論聲音如鍾宵行幽闇必正其衣服家有書五千卷率多圖緯星曆之事與其等類行晨則在前暮則在後所歷亭傳不處正堂恒止逆旅之下先加糞除而後處焉及宿止冬讓溫厚夏讓清涼如鄉里或有爾者父母諺曰欲作郭林宗邪仇季字香智陳留考城人行至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召爲縣吏以科選爲蒲亭長勸耕桑合嫁娶農事畢令子弟群居同學喪不辦者躬自助之其孤寡貧窮令宗人相贍之其剽輕無業者宗人亦處業之不從科者罰之以穀代公賦多少有次行之朞月里無盜竊香初到亭民有陳元者獨與母居供養有違毋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吁是何謂乎近日過

舍廬落整頓耕芸以時此非惡人但教化未至且婦人守寡養孤上欲激貞名於當世中欲不負於黃泉下欲育遺嗣而繼宗也此三節者婦人之妙行也毋既若斯華髮矣柰何以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毋養人孤遺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毋涕泣而起香留爲具食囑曰歸勿復言吾方爲教之既而之田里於衆中厲言曰此里當有孝子陳元今何在衆指曰是也香起揖之孝行慰勉之謂衆曰此孝義里當見異以陳元故後諸鄉數日賚酒禮到元家上堂與相對視其食飲之具有異於他日遂復陳孝行以誘其心如是者數焉元卒爲孝子

鄉邑所稱縣表其閭丞掾致禮是時河内令王奐政尚嚴猛聞香以德化民署香主簿請與相見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鷹鸇之志邪香曰以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爲也奐謝遣曰枳棘之林非鸞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州郡並請皆辭以疾宴居必正衣服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加喜怒聲色妻子事之若事嚴君焉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父爲牛醫憲識度淵深時人莫得而測年十四頴川荀季和見而嘆曰足下吾之師也汝南周子居常曰吾旬月之間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生矣時汝南戴叔鸞者高邁之士

也當時意氣人所推服然每見憲未嘗不悵然自失
母問之曰汝何爲不樂復從牛醫兒所來邪叔鸞跪
曰良每自以才能不減叔度至於商料其人瞻之在
前忽焉在後可爲良之師也舉孝廉無就之意其僚
輩皆瞻望於憲以爲準的於是俱到京師稱病而歸
也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爲縣吏常給廝役時縣
吏鄧邵每出候賓見寔執書立誦邵嘉之即解録遣
使詣太學寔推純誠不厲名行然羅居老少皆親而
敬之鄉閭訟者輒求正於寔寔以理喻曲直退無怨
者皆曰寧爲刑罰所及不爲陳君所非寔嘗爲郡功
曹中常侍侯覽屬非其人太守高倫出教教之寔固
請不可太守曰侯常侍不可違君勿言寔乃封教入
見必不得已寔請自舉之不足以陳明德退而署文
學掾於是鄉里咸以寔爲失舉寔晏然自若倫去郡
故人送於傳舍乃具言其狀善稱君惡稱已陳君之
謂也由是衆談咸服焉辟黃瓊府除聞喜太丘長其
政不嚴而治百姓愛敬之長子紀字元方小子淑字
季方皆以儒業德禮稱紀子群名重魏晉文帝嘗問
群卿何如父祖群對曰臣祖寔不言而治臣父紀言
而行之至於臣群有其言而必行是歲爵號乳母趙
嬈爲平氏君
三年春河内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冬濟南盜賊群

起冬十月大鴻臚喬玄爲司空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赦天下二月癸卯地震河水清三月辛酉朔日有餝之太尉劉寵司空喬玄以災異策罷夏四月河東地裂十二處各長十餘里秋七月癸丑立皇后宋氏宋隱之從孫也以選掖庭立爲皇后父豐爲執金吾封不其侯冬十月戊午上率群臣朝皇太后于雲臺初太后有援立之功寶氏雖誅上心知之故率群臣俱朝焉黃門令董萌因上意數爲太后怨上深納之供給致養每過於別於是曹節王甫共疾萌以親附寶后謗訕永樂萌下獄死

五年春正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王及外戚家婦女郡國計吏匈奴單于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會焉如會殿之儀禮樂闕百官受賜爵計吏以次嚮殿前上先帝御座具言俗善惡民所疾苦司徒掾蔡邕慨然歎曰聞古不墓祭而上陵之禮如此其備也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或曰本意云何對曰西京之時其禮不可得而聞也光武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逾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見此禮乃率公卿百僚就陵而朝焉蓋事亡如事存之意也與先帝有瓜葛之親男女畢會郡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魂神聞聽之也今者日月久遠非其

時人但見其禮不知其哀煩而不省者先帝孝思之心者也

熹平元年春三月壬戌太傅胡廣薨贈安鄉侯印綬謚曰文侯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初爲郡吏在散輩中太守法雄有子曰眞善知人言於父雄曰南郡掾吏其民畧可知今當舉孝廉爲國選士不可不擇寧有其人乎雄曰未有所擬也眞求與掾相見獨奇廣廣時年二十六雄舉廣爲孝廉至京師廣爲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稍遷九卿公輔屢登三事元老在位國家多難廢立邪正之間以厚重自居不能有所明然年逾八十繼母在堂朝夕定省子道不虧傍無

几杖言不稱老居喪盡禮及廣薨故吏自公卿大夫數百人皆縗絰殯泣自漢興以來未嘗有也廣所臨治無粃政世爲之諺曰天下中庸有胡公此時公輔者或樹私恩爲子孫計其後累世致公卿而廣子孫無過二千石者夏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座詔問群臣靡有所諱光祿卿楊賜上書曰臣聞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必應行而至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未形顏色則五星推移陰陽乖動以此觀之知天之與人相去不遐蛇者於洪範鱗蟲之象思心不肅之所致也不肅之効時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春秋書鄭昭公

時兩蛇鬬於南門之外其後昭公殆以女敗昔周王
承文王之威一朝晏超夫人不鳴璜官門不擊柝關
雎之人見機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
苴遍啟湯以此自誡即濟於旱亢之災唯陛下思乾
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
后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啟戊宋
景其事甚明上深納之五月巳未大赦天下常侍張
樂太僕侯覽專權驕恣詔收印綬覽自殺阿黨者皆
免六月癸巳皇太后竇氏崩載衣車城南市舍將殯
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上曰太后親立朕身統承大
業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胡可用貴人禮於是發

喪成服將葬節孝以竇氏之誅不用太后禮以馮貴
人祔桓帝公卿莫敢諫河南尹李咸執藥上書曰臣
聞禹湯聞惡是用無過桀紂聞善以亡其國中常侍
曹節張諫王甫等因寵乘勢賊害忠良讒譖故大將
軍竇武太傅陳蕃虛遭無形之豐被以滔天之罪陛
下不復省覽猥發雷霆之怒海內賢愚莫不痛心武
以殺矣無可柰何皇太后親與孝桓皇帝共奉宗廟
母養蒸庶繫于天心仁風豐霈四海所宗禮爲人後
者爲人之子陛下仰繼元帝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存
既未蒙顧復之報殺又不聞諒闇之哀太后未崩武
先坐誅存亡各異事不相干而恚武不已欲貶太后

非崇有虞之孝昭蒸之仁八方聞之莫不泣血昔秦始皇后不謹陷幸郎吏始皇暴怒幽閉毋后感荼焦之言立駕迎毋置酒作樂供養如初夫以秦后之惡始皇之悖尚納荼焦之語不失母子之恩豈況太后不以罪沒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冒昧陳誠左手賣章右手執藥詣闕自聞唯陛下揆荼焦之諫弘始皇之寤復毋子之恩崇皇太后園陵之禮上釋皇乾震動之怒下解黎庶酸楚之情也如遂不省臣當飲鴆自裁下覲先帝具陳得失終不爲刀鋸所裁章省上感其言使公卿更議詔中常侍趙忠監臨議者將衆官數百人各相顧望無敢下議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舊姓感德選入椒房宜配桓帝是無所疑忠笑曰廷尉宜便下筆球遂下議曰皇太后在椒房有聰明毋儀之德遭天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而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非太后意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塚墓爲賊所掘骸骨發露與賊併尸鬼靈染汗不宜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曰陳廷尉此議甚健欲以塞球球曰陳竇既寃皇太后無辜被幽臣常痛之今日言之退而受罪乃臣宿昔之願也諸公卿皆從球議奏御節甫復言曰竇氏罪深無以爲比上曰雖犯惡逆後有大德於朕節甫於是不復言七月甲寅葬桓

思竇皇后冬十月丁亥勃海王悝自殺初悝有罪貶爲奠陶王悝因黃門王甫求復其國賂以租錢五十萬相帝不豫詔復悝爲勃海王甫以爲已功趣責於悝悝知帝意也不與甫錢由是甫謀悝大逆不道諷司隸校尉段熲奏治其獄悝遂自殺乃自稱越王攻破郡縣

二年春二月大赦天下夏四月司隸校尉段熲爲太尉秋七月光祿勳楊賜爲司空

三年春二月巳巳大赦天下太尉段熲以久疾策免河南尹李咸爲太尉夏四月立河間王子虎爲濟南王奉孝仁皇帝祀冬十二月癸酉日有蝕之司空楊賜以疾策免

後漢孝靈皇帝上紀卷第二十三

後漢孝靈皇帝紀中卷第二十四　衆宏

熹平四年春三月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之前夏五月丁卯大赦天下延陵園災冬十月改平準爲中準使中官爲之令列爲內署令丞悉用中官初虞大家以選入掖庭生沖帝陳夫人生質帝沖帝早崩政在梁氏故未有謚號議郎畢整上疏曰孝沖皇帝母虞大家質帝母陳夫人皆誕育聖明而未有謚號今當以母氏序列于外戚雖在薨歿猶宜爵贈況二母見存而無寵榮者乎即違母以子貴之義又不可示以後世上感其言以虞大家爲貴人陳夫人爲孝王妃使中常侍持節告憲懷二陵大鴻臚袁隗爲司徒

五年夏四月癸丑大赦天下五月太尉李咸父病罷
光祿劉寬爲太尉閏月永昌太守曹鸞下獄誅初鸞
上書訟黨人曰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
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泥
塗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
災異屢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
有司奏檻車徵鸞棄市鸞年九十本郡閔其辜於是
申黨人之例父兄子弟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冬十
月司徒袁隗父病策罷隗宇次陽累世三公貴傾當
時兄弟逢及隗並喜人事外結英俊內附宦官中常
侍袁朗隗之宗人用事於中以逢隗家世宰相推而
崇之以爲援故袁氏寵貴當世富侈過度自漢公族
未之有也逢兄子紹好士著名賓客輻輳紹折節下
之所擇賢愚逢子術亦任俠好士故天下好事之人
爭赴其門輜軿柴車常有千兩寵臣中官皆患之十
二月丙戌光祿大夫楊賜爲司徒是時拜爵過差游
觀無度賜歎曰吾世受國恩又備宰相安得拱默哉
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牧故立君長使司
牧之是以文王日夜不食以立雍熙之化頃聞拜爵
過多每被尚書劾非衆所歸或不知何人昔堯用舜
猶尚先試考績以成厥功今之所用無他名德旬月
之間累遷高位守道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

同流又聞微行數出諸苑囿觀鷹犬之勞極般游之
樂政事日曠大化陵遲忘乾乾不息忽屢省之繁哉
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高蹤殆非所謂
光昭之美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求直影却行
而求及前人惟陛下絕慢游之戲念官人之重割超
越之恩愼貫魚之次以慰遐邇憤悱之望臣受恩偏
厚特忝師傅之任不敢自同凡臣括囊解咎謹自手
書早囊密上

六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二月武庫東垣自壞夏
鮮卑寇遼烏九郡尉夏育上言鮮卑仍犯塞百姓愁
苦自春以來三十餘人發請幽州諸郡兵出塞討之
時故護羌校尉田晏以他事論刑因中常侍王甫求
爲將甫建議當出軍與育併力詔書遂用晏爲鮮卑
中郎將與匈奴中郎將臧旻南單于三道並出時大
臣多以爲不便議郎蔡邕議曰周有獫狁之役漢有
瀚海之事征罰四夷所由來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
有可否不可一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
以分別內外異殊俗也其外則分之夷狄其內則任
之良吏後嗣遵業順奉所守荷無感國之幾豈與蟲
蝗之虜校往來之所傷哉乃欲度塞出攻雖破之不
可殫盡而本朝必爲之旰食普淮南王安諫伐越曰
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蒙死徼倖

以逆執事厭養之卒有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羞之而育欲以齊民易醜虜射乾没以要功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其得失不可知也昔朱提雖成郡列縣猶尚棄之況鄣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臣愚以爲宜止出攻之計令諸郡修垣屯守衝要以堅牢不動爲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發其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育下邳淮浦人以忠直稱所歷皆有名迹八月鮮卑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臧旻護烏九校尉夏育各將步卒萬餘人擊鮮卑三軍敗績士馬死者萬數冬十月癸丑朔日有蝕之趙相以聞京師地震十一月太尉劉寬司空陳球以災異罷十二月太常孟郁爲太尉太僕陳耽爲司空陳球爲司空司徒楊賜以辟黨人免

光和元年春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巳未京師地震初置鴻都門生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能爲尺牘詞賦及工書鳥篆者至數千人或出典州郡入爲尚書侍中封賜侯爵三月癸丑光禄勳袁滂爲司徒辛未大赦夏四月丙辰京師地震侍中寺雌鷄一身皆成雄惟頭冠未變五月壬午無何白衣人入德陽門入自稱梁伯夏又復曰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中黃門

桓覽收之遂亡失不見蔡邕以爲類之不恭則有鷄
禍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今鷄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
上知之是將有事而不遂之象又云成帝時男子王
褒衣絳衣入宮上殿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篡位
今與此成帝相似而被服不同又未入雲龍門以往
方今將有王氏之謀其事不成其後張角作亂尋被
誅滅是月太尉孟郁司空陳耽以災異罷太常袁隗
爲司空六月丁丑溫明殿庭中有黑氣長十餘丈形
貌似龍詔問光祿楊賜議郎蔡邕曰祥異禍福吉凶
所在以賜博學碩儒故密詔問宜極其意靡有所隱
賜仰嘆曰臣每讀張禹傳何嘗不憤恚乎吾以微學

先師之末累世見寵尚當上疏陳情況今猥見訪
問乎乃手書對曰臣聞經傳所載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降鑒其德邪辟昏亂則示其禍
今嘉德殿所見黑氣考之經傳應虹蜺妖邪之氣不
正之象也春秋讖曰天投虹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
百之期亦復垂至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疑
妾媵之中有因愛放縱左右嬖人共專國朝欺罔日
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旬月之間並各拔擢紳
之徒委伏猷亂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
順無知之私欲殆哉之危莫過于今幸賴皇天垂象
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唯陛下愼經典之誡

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
仲外任山甫抑止槃游留恩庶政冀天還威衆變可
彌老臣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
之季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邕對曰天于大漢殷勤
不已故屢出祆變譴責欲令人君感悟災消之發不
于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切至虹
蜺墮雌雞化皆婦人姦政之所致也自踐祚已來中
宮無他逸寵而乳母趙嬈貴重赫赫生則貴富侔於
帑藏死則丘墓逾於園陵續爲永樂門吏霍玉依阻
城社大爲姦猾侮惑之罪曉乃發露虹蜺集庭雌雞
變化豈不爲此今者道路所言復云有程夫人者宜
深以趙霍爲戒近者不治無以正遠長水校尉趙玹
屯騎校尉蓋延其貴已足其富已甚當以見私之故
早自引身以解易傳小人在位之咎廷尉郭僖敦厖
純厚國之老成光禄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有山甫之
姿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剛直不曲宜爲謀主數見
訪問宰臣大臣君之四體不宜復聽納小吏雕琢大
臣願陛下忍而絶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朝廷既自
約厲左右亦宜從化天道惡滿鬼神好謙但臣愚戇
感激忘身觸冒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
言之禍願寢臣表無使臣筆所及者得佐陛下盡忠
書奏趙玹程黃聞之共譖邕下獄當棄市中常侍呂

強愍邕無罪從上請邕減死罪一等徙朔方遇赦還
本郡秋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冬十月太尉張顥司空
來豔久病罷太常陳球爲太尉射音亦校尉袁逢爲司
空十一月皇后宋氏廢后無寵宮人幸姬衆共譖愬
誣后以呪咀上遂收后璽綬后以憂死父母兄弟皆
被誅諸常侍小黃門憐宋氏無辜乃共葬后及父母
兄弟於皐門亭宋氏舊塋也丙子晦日有蝕之太尉
陳球以災異罷十二月丁巳光祿勳橋玄爲太尉是
歲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上亡太子諸侯相伐厥妖馬
生人

二年春二月丁巳司徒袁滂以災異罷大鴻臚劉郃
爲司徒滂字公熙閎之孫也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
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
憎不及焉乙丑太尉橋玄司空袁逢久病罷太中大
夫段熲爲太尉太常張濟爲司空橋玄字公祖梁國
睢陽人初爲梁州刺史值梁州大饑玄開倉以廩之
主者以舊典宜先表聞玄曰民以死矣廩訖乃上奏
詔書以玄有汲黯憂民之心復不得以爲常玄有才
明長於知人初見魏武帝於凡庸之中玄甚異之謂
曰今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定也定天下者其
在君乎夏四月丙戌日有蝕之辛巳太尉段熲有罪
下獄誅初黃門令王甫大長秋曹節專權任勢熲阿

附甫等尚書令楊球撫髀歎曰使球爲司隸此等何
得爾俄而球爲司隸既拜明日詣闕謝恩會甫沐下
舍球因奏曰中常侍冠軍將軍王甫奉職多邪姦以
事上其所彈糾皆由睚眦勃海之誅宋后之廢甫之
罪也太尉段熲以征伐微功位極人臣不能竭忠報
國而諂佞幸宜並誅戮以示海內於是收熲甫下獄
球親考之甫子萌先爲司隸遷永樂少府亦併見收
萌謂球曰父子今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假借老
父球罵萌曰若以權勢爲官無忠等者司隸云以先
後之義乎萌曰若臨於坑相濟憂汝獨不見隨吾後
死邪於是球操捶杖之甫萌皆前死杖下球痛都官
從事曰先舉權貴大猾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
氏兒輩從事自辯之何須校尉邪於是權門股慄京
師肅然球既誅甫後欲收曹節等不敢出沐會順
帝虞貴人葬百寮會葬還入夏城門曹節見謁於道
旁球大罵曰賊臣曹節收淚於車中曰我自相食
肉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且便入省勿過里
舍也節入譖球酷暴益甚不爲百姓所安上乃徙球
爲衛尉球叩頭自陳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犬鷹之
任前誅常侍王甫太尉段熲皆狐狸小醜未足以宣
示天下今鴟梟翔於園林豺狼噬於圉藪臣誠恥之
願追詔書叩頭殿下上呵曰衛尉拒詔邪至于再三

乃受丁酉大赦天下秋七月匈奴中郎將純修擅收
斬單于呼演更立右賢王羌深爲單于修抵罪冬十
月永樂少府陳球下獄死初球與司徒劉郃書曰公
出自宗室據台鼎之位天下所望今曹節等放縱爲
天下害而久今在左右賢兄侍中常爲節所害可表
從尚書令楊球爲司隸以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
下太平可翹足而待楊球小妻程黃女黃宮中用事
所謂程夫人也節等頗聞知乃重賂黃且迫脅之惶
怖告節等以球謀因與節讒郃於上曰郃等常與陳
實交通又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永樂少府陳球
交通並遍謀議上大怒策郃陳球楊球劉納皆下獄
死楊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有勇氣郡吏嘗辱球母
球合年少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九江山賊
起劫刺史球以太尉掾爲九江太守設方畧即時摧
破誅鋤豪強郡中累足遷甘陵相時天下旱司空張
顯奏郡守長吏嚴酷貪汗者皆罷免之球以嚴酷徵
詔書以九江時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尚書令十一
月太常楊賜爲司徒
三年春正月癸丑大赦天下夏虎見平樂觀下又見
憲陵上詔問司徒楊賜賜對曰虎者金行叅代之精
狼戾之獸也今在位率多奢暴貪殘酷虐乎中郎將
張均上言曰虎見憲陵又見平樂觀下隸皆訛言也

洪範之論言之不從則毛蟲之孽虎者西方之獸爲禽剛猛強梁之物也居而穴處不可覩見今於先帝園陵爲害又言見於城下皆在位者仁恩不著有苛殺殘害之意乎此乃大兵劇賊之徵不可不防也秋七月大長秋曹節爲車騎將軍九月辛酉日有蝕之詔羣臣上封事靡有所諱郎中審忠上書曰臣聞治國之要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五臣天下治湯舉伊尹不仁者遠故太傅蕃尚書令尹勳知中官姦亂考其黨與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乃與造逆謀迫脅陛下聚會羣臣因共割裂城社以相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皮剥小民甚於狼虎多畜財貨繕治殿舍車馬服飾擬於大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州郡承風順指故蟲蝗爲之生夷狄爲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矣故頻年日有蝕之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今瑀等並在左右陛下春秋富盛懼惑佞諂以作不軌願陛下留漏刻之聽以省臣表掃滅醜類以答天怒章寢有星孛于狼狐初作靈泉單圭苑司徒楊賜上書曰臣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民田欲以爲菀者昔先王制囿裁足取牲以備三驅薪採芻牧者往焉故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傳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皆被其德政而樂何爲如此是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

槐者被誅孟軻謂梁惠王極陳其事先帝之制左開洪池右作上林不儉不泰禮以合中今猥規都城之側以畜禽獸之物非所保養民庶赤子之義築郎不時春秋有譏盤于游田周公作戒具城外之苑以有五六足用逞情意順四節何必變革舊制以罷民力楚興章華郟人乖叛秦作阿房黎甿憤怨宜思夏后卑室之意太宗露臺之費慰此下民勞止之歌上欲止侍中任芝樂松等曰昔宣王圃五十里民以爲大文王百里民以爲小今造二菟與百姓共之不妨於政民蒙其澤上遂從之閏月司徒楊賜久病罷冬十月太常陳耽爲司徒十一月立皇后何氏南陽宛人

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有寵自貴人爲皇后父真早卒異母兄進爲河南尹進弟苗越騎校尉十二月車騎將軍曹節罷

四年春初置騄驦廄丞領受郡國調馬而豪右辜擅馬一匹至二百萬夏四月庚午大赦天下司徒陳耽不堪其任罷太常袁隗爲司徒六月追爵謚皇后父何真爲車騎將軍舞陽宣懷侯秋七月五色鳥見于新城衆鳥隨之民謂之鳳皇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冬十月太尉許馘辟召錯謬罷太常楊賜爲太尉車駕幸廣城是歲於後宮與人爲列肆販買使相偷盜爭著進賢冠又於西園駕四驢上躬自操轡馳驅周

旋以爲歡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軿以
爲騎從牙相請奪驢價與馬齊本志曰行天者莫如
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驢乃服
重致遠野人之所用非帝王君子之所宜騤服遲鈍
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執政
者皆如驢也

五年春正月辛未大赦天下二月大疫三月詔三公
以謹言舉刺史二千石貪汙濁穢爲蠹害者夏旱五
月庚申永樂宮署災秋七月星孛于太微

六年春三月辛未大赦天下夏爵號皇后母爲舞陽
君秋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

中平元年春正月鉅鹿人張角謀反初角弟良弟寶
自稱大醫事善道疾病者輒跪拜首過病者頗愈轉
相誑耀十餘年間弟子數十萬人周徧天下置三十
六坊各有所主期三月五日起兵同時俱發角弟子
濟陰人唐客上書告角天子遣使者捕角角等知事
已露因晨夜勑諸坊促令起兵二月角等皆舉兵徃
往屯聚數十百輩大者萬餘人小者六七千人州郡
舍卒失據二千石長吏皆棄城遁走京師振動角黨
皆著黃巾故天下號曰黃巾賊初司徒楊賜衛尉劉
寬司空張濟御史劉陶並陳角反謀宜時捕討以絕
亂原上不從及角作亂天子思陶言封爲中陵侯陶

字子奇潁川潁陰人沈勇有大謀不修威儀不拘小節與人交志好不同雖富貴不顧也所行齊趣雖貧賤必尊貴之疾惡太甚以此見憎辟司徒府遷尚書侍中以數直諫爲權臣所惡徙爲京兆尹上素重陶才徵爲諫議大夫諸中官讒陶與張角通情上遂疑之收陶考黃門北寺中官諷考楚毒極至陶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不恒其德反用佞邪之譖臣恨不與伊呂同儔而與三人同輩今上殺忠謇之臣下有憔悴之民亦在不久然後悔於寃臣將復何逮不食而死三月戊申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帥師次于都亭自函谷伊闕大谷轘轅盟津皆置都尉備張角也於是考諸與角連及官省左右死者數千人上內憂黃巾問掖庭令呂強何以靜寇對曰誅左右姦猾者中常侍丁肅徐演李延趙裕郭耽朝廷五人號爲忠清誠可任用赦黨人簡選舉何憂於賊上納其言壬子大赦黨人皆除之強字漢盛河南成皐人忠貞奉公不與佞倖同是時權邪怙寵政以賄成郡國貢獻皆先饋賂然後得行左右羣臣好上私禮強諫曰陛下物出天下然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皆出於民今發十而貢一費多而獻少無爲使姦吏用巧私門致富也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進入其所奉獻皆御府所有無爲使從諫之臣得自媒黷

也舊選舉委任三府尚書受奏御而已各受試用責以成功功無可察以事付尚書尚書乃覆案虛實行其罪罰於是三公每有所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然猶有職廢官荒穢不治今但任尚書或有詔用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又無考課之勤陛下虛自勞苦有廢亂之負無所責也書奏上以示中常侍夏惲趙忠忠惲曰此言是也然強自負清潔常快快有外心及赦黨人中官疾之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忠惲共構會強云與黨人謀數讀霍光傳強兄弟所在亦皆貪穢上聞強讀霍光傳意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上召怒曰吾死亂兵起矣大丈夫欲

書忠國史無爲復對獄吏也遂自殺詔公卿百官出馬弩各有差中郎將盧植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各持節征黃巾護軍司馬傳燮討賊形勢燮上書諫曰臣聞天下之禍所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疆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頼川戰無不剋黃巾雖遏其鋒由內作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中官弄權忠臣之憂愈深耳何者夫邪正之在國猶氷炭不可同器而並存也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詞飾說共長虛僞孝子疑

於屢至市虎惑於三人陛下不詳察之臣恐白起復
賜死於杜郵而盡節効命之臣無所陳其忠矣唯陛
下察虞舜四罪之舉使讒佞受放殛之罰萬國知邪
臣之爲誅首忠正時得竭其誠則善人思進姦凶不
討而自滅矣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子之
事父焉得不盡情以言使臣伏鈇鉞之戮陛下少用
其言國之福也書奏中常侍趙忠見而怨焉夏四月
太尉楊賜以寇賊罷太僕鄧盛爲太尉司空張濟久
病免大司農張温爲司空初賣官自關內侯以下至
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皇甫嵩朱儁連戰失利遣騎
都尉曹操將兵助嵩等五月乙卯黃巾馬元義等於
京都謀反皆伏誅皇甫嵩朱儁擊黃巾波才於潁川
大破之斬首數萬級詔行車騎將軍封都鄉侯儁西
鄉侯於是傅燮功多應封爲趙忠所譖上識燮不罪
之然不得封左中郎將盧植征張角不剋徵詣廷尉
減死罪一等中郎將董卓代植既受命累破黃巾角
等保廣宗植圍壍修梯當拔之上遣小黃門左豐
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從豐言於上曰廣
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上怒植遂
抵罪六月中郎將張均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
亂萬民樂附之者原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子兄弟婚
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寃百姓百姓之寃無

告訴因起從角學道謀議不軌相聚爲賊今悉斬十
常侍懸其頭於南郊以謝天下即兵自消可一戰而
克也上以章示十常侍皆免冠頓首乞自致雒陽獄
家財助軍糧子弟爲前鋒上曰此則直狂子也十常
侍内有一人不善者耳天子使御史考諸爲角道者
御史奏均學黃巾道收均死獄中秋八月皇甫嵩擊
黃巾卜已於東郡大破之斬首萬餘級中郎將董卓
征張角不克徵詣廷尉減死罪一等以皇甫嵩代之
朱雋攻黃巾趙弘於南陽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
奏徵雋司空張温議曰昔秦用白起燕信樂毅亦曠
歷年載乃能剋敵雋討頴川有效引師南指方畧已
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可以少假日月責其功效上
從之詔切責雋雋懼詛乃急擊弘大破斬之封雋上
虞侯賊復以韓忠爲帥衆號十萬據宛拒雋雋兵力
不敵然欲急攻乃先結壘起土山以臨之因僞修攻
具耀兵於西南雋身自被甲將精卒乘其東北遂得
入城忠乞降議郎蔡邕司馬張超皆欲聽之雋曰兵
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有賞以
勸來者今海内一統惟黃巾造寇降之無可勸爵之
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利則進戰鈍則降服
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勒兵攻之連戰不剋雋登土
山望之顧謂邕曰吾知之矣今外圍周固内營逼急

忠故乞降降又不受所以死戰也萬人同心猶不可
當況十萬人乎其害多矣不如徹圍解弛勢當自出
出則意散必易破之即解圍入城忠果自出擊因自
擊之大破斬忠乘勝逐北斬首萬餘級即拜騭爲車
騎將軍封錢唐侯徵入爲光祿大夫冬十月皇甫嵩
攻張角弟良於廣宗大破之斬首數萬級角先病死
破棺戮尸拜嵩爲車騎將軍封槐里侯嵩既破黃巾
威振天下故信都令漢陽閻忠說嵩曰夫難得而易
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
動智者必見機而發今將軍遭難得之時蹈之而不
發將何以權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

姓與能故有高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受
鈇鉞於暮春收成功於末秋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攻
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封
戶刻石南面以報威振本朝聲馳海外是以羣雄迴
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身立高
人之功乃北面以事庸主何以圖安也嵩曰夙夜在
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飡
之遇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說忽鼎峙之勢利劒揣
其喉乃嘆息而悔何以見烹於女子也今主勢弱於
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足以震風雨叱咤足以
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頹崇恩以綏前附振武以

臨後伏徵冀方之士勤王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嚮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盟津誅中官之罪除羣怨之積如此則無交兵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童兒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請呼上帝喻以大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神器於將興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將軍雖欲委忠於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猶逆坂走丸必不可得也方今權官羣居同惡如市上不自由政出左右庸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黃巾小賊非秦項之敵也新結易散非我功策之能民未忘主而子欲逆求之是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非移祚之時也孰與委忠本朝雖有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逆節之論吾所不敢也忠知計不用乃佯狂爲巫十一月嵩又進兵擊張寶於下曲陽斬之於是黃巾悉破其餘州所誅一郡數千人十二月金城人邊章韓約反